

关注历史/古装剧

最近，曾经火爆的古装类剧出现低迷态势。有专家指出，在有的剧情中，历史的遗产被无视了，只是在低水平地重复着追男逐女的言情戏码

名不副实的“古装女性励志剧”

司马绣禾

“《独孤天下》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它染上了时下‘大女主励志剧’的流行病。”

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出现了两部以隋文帝的皇后独孤伽罗为主角的长篇电视剧。《独孤天下》这个剧名看起来高大上，其实它的大部分剧情纯属虚构，说这是古装虚拟世界里家长里短的伦理剧，是没有多大问题的，所以姑且不对创作者提出“认真展开有关历史事实的甄别与反思”这类要求。然而，即便观众不对一部电视剧在史实方面有苛求，退而求其次地要求剧集在虚构中完成一个有历史感的故事，《独孤天下》仍然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它和它同类的“戏说历史”创作思路有太多值得商榷之处。

《独孤天下》号称是一部“女性励志”主题的剧集，它的编剧思路却很微妙。这位编剧之前的作品包括《班淑传奇》《陆贞传奇》《女医明妃传》，写下这一串作品名号，敏感的人估计已经看出，这些女主角名字不是“贞”就是“淑”，不能不让人质疑作者对女性的评价和修饰是否存在刻板印象。更有内涵的是“陆贞”和“班淑”这两女主角的身份，陆贞是“姨娘生的”出息孩子，班淑是“非婚生的”出息孩子。这也许暗含着“英雄不问出处”的意味，但坦白说，我不是很能理解定位为“励志”的半架空戏说历史剧，为什么要强调“正出/庶出”“正室/外室”这类观念。

到了《独孤天下》，文风更不对了。这部剧集的人物关系不加掩饰地宣扬“出身决定论”：嫡出的大姐和妹妹都是故事里的正面角色，“姨娘生的”独孤曼陀则兴风作浪，另一个“搅屎棍”是同样庶出的宇文护。主要女性角色从既往作品里的宫廷女官变为皇后，论角色地位，是人往高处走，创作者塑造人物内心、营造戏剧冲突的能力，却只剩了一招，即“庶出的矛盾”。然而吊诡的是，根据《独孤藏墓志》等出土文献，该剧主角独孤伽罗的生母，有极大可能是平妻、侧室、抑或外室。如果是一部历史正剧，那么独孤伽罗的身份是要考据清楚，史实是不存在弹性的。但是在一部对考据要求不高的剧集里，作者对于角色血统的焦虑，以及在写作中制造“庶出作恶”的刻板印象，则显得全无必要。人性的复杂注定了一个人的局限和闪光点是同在的，至于局限更多还是优点更多，这是个体的差异，而不是出身等级的必然结果。旧时代的嫡庶之别，对女性和稚子造成了伤害，本来应该由男性家长承担主要责任，因为他从中获利最大。但《独孤天下》没有表现出对男性家长的批判思考，这使得剧中一味强烈谴责庶出子女，看起来变得非常滑稽。

在这个创作观念的支配下，剧作技法出现硬伤也就是意料之中了。创作者野心宏大，想在剧集中呈现“历尽北周至隋朝”的历程。独孤伽罗的一生，身份发生三次至关重要的变化：她先是成了北周皇后的母亲，后来又升级为北周太后的母亲，最后，她的丈夫统一中原，她成了

隋朝的开国皇后。她真正与男性英雄们搏杀的“天下”发生联系，深度参与到男性主宰的政治生活，是在她成为皇后以后，然而这部分的剧情是很有限的——因为剧集容量不允许，来不及了，电视剧已经进入尾声。如此长时间跨度的剧集容量，足够可以拆成一套若干个系列剧，或者像美剧那样一季接着一季地拍下去，细说从头地展开三个隋唐大家族的故事，这样或许能够清楚地表达出三姐妹的命运和三个家族沉浮之间的互文关系。

在中古时期的历史语境下，贵族阶层的家国事务彼此缠绕。如果试图在半架空的基础上写出历史感，那么家庭伦理很大程度上是和国族冲突无法切割的。可《独孤天下》的叙事降维成三姐妹小家庭的伦理剧，创作者欠缺足够的写作能力去驾驭多头利害关系，各方割据的朝政，降级成了当代版办公室斗争，历史时空感的营造自然是乏力的。严格地说，贵族阶层的内部并不存在家务事，在唐宋之变发生前，那个阶层内部每一桩看似微小的事情，都可能是煽动风暴的蝴蝶翅膀。在豪门巨族的“家务”纷争中，少数人改变甚至决定了多数人的命运，这其中可供创作者开掘、利用的空间，非常巨大。

但历史的遗产并没有被充分利用。“与姐妹斗，其乐无穷，与兄弟斗，其乐无穷”的剧情，很难让人不去质疑编剧。其实，哪怕是虚构的历史故事，仍可以有一种振奋人心的打开方式：三姐妹各自心存大志，分别以“某夫人”的身份介入时局，协助丈夫，逐鹿天下，却最终发现道不同不相为谋，终于姐妹殊途——或许这样能让剧情更多一些动荡年代特有的无常和悲怆。

想讲一个乱世中智计百出的故事，固然是很好的愿望，可惜讲故事的人笔力有限，落到“多角恋”的言情套路里。在编剧笔下，独孤家的二女儿，即后来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莫名其妙和妹夫产生情感纠葛，至于她的小妹、隋朝开国皇后，毫无道理地爱上了她未来的亲家。编剧在写下这些并不高明的爱情戏份时，也许没有意识到她浪费了一个难得的题材。本来，独孤氏、宇文氏、杨氏、李氏等代表的关陇集团，是一个值得被挖掘和开拓的历史议题，有太多丰富生动的内容。很可惜，《独孤天下》的创作团队对此的认知是有限的，写不出其中的魂魄，低水平地重复着追男逐女的言情戏码。

于是《独孤天下》毫无疑问染上时下“大女主励志剧”的流行病，即女性角色们争相谋取有权势的男性角色的宠爱。至此，这部剧集给出了一种不太站得住脚的价值观念：女人的事业心仅仅在于追求位高权重的男人。如果这就是“大女主”的天下，谢天谢地，还是不要了吧。

(作者为剧评人)

历史的遗产并没有被充分利用，编剧思路一次次陷入“与姐妹斗，其乐无穷，与兄弟斗，其乐无穷”的窠臼，图为《半月传》



无论是完全架空的《扶摇》(上图)，还是有一定史实基础的《独孤天下》(左图)，都有时下“大女主励志剧”的流行病，即女性角色们争相谋取有权势的男性角色的宠爱，仿佛女人的事业心仅仅在于追求位高权重的男人。

创作谈

两代金融人的故事，我希望写出他们的复杂性

——聊聊我的最新长篇小说《城中之城》

滕肖澜



从40年前的轮渡口、矮旧房子发展到今天，浦东几乎是改革开放最有力的见证者。(资料图)

《城中之城》是一部书写上海陆家嘴金融行业的小说。

浦东几乎是改革开放最有力的见证者。40年前，轮渡口走来，那些散落着的矮旧房子，灯火零星，人烟凄清。如今，同样这片土地，却早已变了模样。高楼林立，绿地环绕，繁华透着井然。这里便是全国首个国家级金融贸易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八年前，我曾在《人民文学》上发过一个中篇《倾国倾城》，也是发生在银行里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用Excel表格将所有人物一一列出，因为情节比较复杂，线索多。有读者在网上给我留言，说喜欢里面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尝试行业类写作的滋味。相比之前的日常题材，似乎写得更有劲儿。又觉得不尽兴，像是还有话没说。于是，有了八年后的这篇《城中之城》。27万字。入行来最长的一部小说。也写得最吃力。

我希望我这篇小小说首先必须做到，即便让专业人士看，也不会觉得是外行人在写

动笔前，我去银行蹲点了两个月。它不同于我之前那些关于上海百姓日常生活的小说，而是涉及到一个特殊的相对专业性比较强的领

域。先不说能否写出当下金融行业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金融人的内心世界，光是小说里涉及到的那些专业的操作程序和术语，已经让人望而生怯了。

但我愿意试着进入这样一个从未涉及的领域。期间，我走访了不同的岗位：前台、信贷、风控、审计、投行、资金管理、国际结算……与工作人员同进同出，学习相关专业材料和文件，看他们实际操作，听他们彼此间的交流，把自己融入他们的语境和氛围。我希望我这篇小小说首先必须做到，即便让专业人士看，也不会觉得是外行人在写金融，也不能有硬伤。这个过程很辛苦，但也很有意思。学了许多东西。

蹲点两个月，构思三个月，动笔一年半。差不多两年工夫完成小说。小说写了两代金融人。陶无忌，可以称作是“新上海人”的代表，他身上的优秀、坚韧、成熟，恰恰是许多同龄城市男孩身上所缺少的品质。年轻人都是充满朝气的，一心向上。虽说有时难免用力过猛，但好在，年轻是本钱，有回还的余地。“90后”已经踏入社会。也许在许多人心目中，他们还是孩子。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正在渐渐成熟，当面临一些重大抉择时，他们很可能爆发发出一种无法估量的潜力。文艺作品中不应该把某一类人过于概念化、标签化。

小说人物众多，线索丰富。结束蹲点后，我便开始创作梗概，给

每个人物写小传，写详细的情节走向。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不让自己任何一个人物概念化，不让自己任何一条线索有头无尾。写人，是我的最终目的。两代金融人，老老少少，好好写，写出他们的复杂性。

正如金融业的风格是严谨而丰富，我希望我这篇小小说也是严谨而丰富，同时又是细腻的，大气的，有意义的。能表达人性的复杂，行业的复杂，生活的复杂。是非场、名利圈，哪里都是一样。我想让读者记住里面的人物，而不只是故事。其中，S行副总赵辉是我着墨最多的人物。小说中，这是个让人心生怜惜的男人，直到创作最后阶段，我还在为他的结局而伤透脑筋。自杀还是坐牢？下不去手，我是为他操碎了心，时下流行的话叫“虐”。

每个“意料之外”，我更愿意把功夫做在之前的“情理之中”

书中的每个人物，我都试图让他们更有层次感。即便是那个坏到渣的薛致远，细想来，也有他另外的一面。还有胡悦，从作者主观的角度，其实我是爱极了这个女孩。撇开那些暧昧不谈，其实她倒是既适合当朋友，也适合当恋人，又适合当妻子。世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许多人许多事，真正是说不清的。我希望小说中的每个人，都

是生活中可以想见的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每个“意料之外”，我更愿意把功夫做在之前的“情理之中”。

好坏姑且不论，我盼着读者读完，能说一句“这是一部用心写的小说”，那就够了。倘若能再添上“动人”两字，那便让我感激不尽了。

写上海的发展，陆家嘴是跳不过去的一块，是“城中之城”。如果说，石库门里的“上海”，是原生态的、单纯的、感性的；那么，陆家嘴这里的“上海”，则更加多元、更加理性。或者说，是五味杂陈，掺杂了本土和舶来。既低调又先锋，既传统又fashion，飞得起来也沉得下去。再是相悖，也能自成一体。

归根到底，写金融和金融人，其实也是写上海，写上海人。正如小说一开头所说，“黄浦江上传来汽笛声。沉闷又宏大。像极了这城市的底色。便是莺歌燕舞、热闹璀璨，其实也是藏了三五分，往里收的，力气不放在面上。这城市的人，又有几个说话是张口便来，不管不顾的？俱是屏气敛息，笑不露齿。有好，也有不好。事倍功半还是事半功倍，真正难讲。倒是有些沉着的气度。总比那些张牙舞爪的要好看。不小家子气。不论黄浦江这头，还是那头，差别只在表面，内里的东西，着实是差不多的。”——上海人度日的意思，石库门也好，写字楼也罢，兜兜转转，大抵如此。

